



小史五種

女子雜說

三

15
1320
3



伊5
37.43
3

門15
號1320
卷3

櫻山文庫



東坡居士父子雜說

小杉書架



父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恠而問之
 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典國事
 者故朝然心寔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
 藥稚子頌服其愈矣遂索以賜父子拜受而歸
 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憂甚戚王問之故憾
 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父子曰殤
 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
其言借而合怨
 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上省齊也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扁且多足問居人

此求王何以應之

下
所謂愈趨愈

此何物也、曰螾蟬也、又于後得一物、狀貌皆若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蟬、不如一螾也、此為漢末唐諸儒而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為樂、艾子曰、敵邑之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寵養、孫損之踢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借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微訊暗刺最快
人意

村老之言非以
罵人然不認為
為罵則與味矣

齊地多寒、皆深求芋甲、方立春、有村老、挈首宿一筐、以與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飲之意甚動其答却可笑後欠及何人、曰、鞅公罷、即刈以餵驢也、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甌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臆、猶可活、況有四耶、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

好笑語

婦人常於常態

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不強癡亦好勝然明年當與尔同歲矣

鑽火討火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野謂先生曰可持理燭來共生索之矣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人折半直舟子竟可不用挽牽矣

艾子見有人徒行已野有後役于自呂梁託舟人哀哉以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資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汝當自此為我挽牽至彭門可折半直也

穰侯與緇壽接境魏冉將以廣其封也乃伐緇

貪得者何蓋

壽而取之兵回而范雎代其相矣艾子聞而笑曰真所謂外頭可成貪功多失者趕免屋裡失獐也

未可益謂奇王不是

齊王一日臨朝顧侍臣曰吾國介于數強國間歲苦支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海起連即墨經大行接鞬轅下武關迤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不大利邪今百姓築城全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戍侵虞之患可以永逸矣聞吾下令孰不欣躍而未耶艾子對曰今且大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

然語有深慨
然始皇築長
城乃世永遠
顧受享者的
是何人

臣怪之問其故、答曰大雪應侯且喜明年人食
賤交我即今年凍死矣正如語正安今日築城共可念百姓不
知享永遠者在何人也

此亦常語也
有此論

艾子曰竟治天下久而髦勤呼許由以禪焉由
入見之所屋土堦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剗虽
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劍毀
上器食糲糲羹藜藿虽則監之養無以過其約
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
而飲矣今將舉以授汝汝其享吾之奉也許由
顧而笑曰似此富貴我未甚愛也

說得好

大鵬之說大矣
比之後所陳則
藪子小也

秦破趙于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
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岳亡平原君無以
為策家屋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
公事吏未對新垣衍在坐應卮曰唯音城外一夥
竊盜未獲耳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為王陳大
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
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
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
須臾有所謂鵬者群翔於水上東里遽入海以

愈考大愈奇
怪

誠然夸記
之詞

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溪才及東里之脛顧何以野也於是挽左伯之中以囊為左伯怒相共鬪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按東里回左伯攀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昧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為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眩人宜其困也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吏之下與索駝之頂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為物甚大且多

可咲

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于回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矣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窠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鸛鷓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于鸛鷓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之緇線偶為木之所緇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豈不究其

可笑之甚

更可笑之甚

愚前何從說
真說

理今乃知恐為木支所縮而便于尋索也抑不知縮即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答曰挽即乃死者導也為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一個錯認笑話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為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象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能識鵲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鳧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

作人語奇

脚手不像

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為鵲可獵免耳乃鴨耶鳧舉掌示而笑自如甚曉以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搗得他免否

此則當場語
非笑話也

范雎一見秦昭王而怵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后遂禳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群臣側目而憚雎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旦王誓及鄭安平叛而雎當緣坐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尚緩其罪因下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然雎固以畏懼而不敢寧矣艾子因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被惡人逐逐可為帝墮落金剛山念彼觀

四語韻調由
觀音經來

此是官法非是佛法

音力如日虚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此一撲終在但遲速之間耳睢聞薦蔡澤自代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有曰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愛者何異也曰謂其人曰今為汝體仙之意而改正之可乎遂曰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智文老人語

艾子浮於海夜泊島時中聞水下有人哭邑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



把人之憂也然

族有尾者斬吾鬣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鄒忌子說齊王悅之遂命為相居數月無善譽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為相之久無譽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為相必手摑之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黔々而已豈謂是欺艾子曰君之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摑之艾子一夕夢一大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為婚姻然

可嘲今時相公

世間有此樣
人真可為人
塔况諸倍乎

龍性又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吾有小女甚
愛之又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為匹必無安
諧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
姑為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
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為釣
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鼉其狀醜惡唯蝦可
也王曰無乃大卑乎艾子曰中也蝦有三德一無肚
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以為玉婿
也王曰善

艾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

欺善怕惡的切
譬言

神心是欺善怕
惡的

的是終信神便
有神名言

此則罵人不服
善終自以為是

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顧廟中而亂取大王像橫於溝上履之而去復有。
人至見之再三歎之曰神像直有如此褻慢乃
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而去須臾艾
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為神享里人祭祀
反為愚民之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
禍當行于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
莫甚焉而不行禍後來之人敬大王者反禍之
何也王曰確論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
真是鬼怕惡人也
艾子有從禽之僻畜一獵犬甚能搏兎艾子每
出必牽犬以自隨凡獲一兔犬必搖尾以視艾

未白乃借以罵
人者加一神字荷
也

這哭是多的
人若自定
王貪之哉

子自喜而待其飼也一日出獵偶兔少而大饑
已甚望草中二兔躍出鷹翔而擊之兔狡翻覆
之際而大已至乃誤中其鷹斃焉而兔已走矣
艾子忽遽將死鷹在手歎恨之次大亦如前搖
尾而自喜顧艾子以待食艾子乃顧大而罵曰
這神狗猶自道我是哀

艾子出游見一姬白髮而衣袞袞之服哭甚哀
艾子謂曰姬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姬曰哭吾夫
也艾子曰姬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
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為短可

以無恨姬曰吾夫壽八百而誠無恨然又有壽
九百是者而不死者豈不恨耶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
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灵者何彼有智而
我無智一日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糲
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糲粟錢數十姑
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後又聞彼二人相謂曰
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
能窮理其道學一曰吾觀人脚格物面窮理前者出而甚食便因若之後輩出耶
為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

他吃了肉因不
過思想到此

利若向上豈不為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
艾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遊陰府見閻羅王升殿
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在
世唯務持人陰事恐取財物虽無過者亦巧造
端以誘陷之然後摘使準法合以五百億万斤
柴于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
倅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吾
鑊湯獄主也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既為
獄主固首主也而豹皮視若此之弊其鬼曰真

鬼也要使用
錢的

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而吾名不顯于人
間故無焚貺者其人又曰某之外氏獵徒也家
常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則焚
化十皮為獄主作視其鬼喜曰為汝去億萬二
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還免沸煮之若三之
二也於是又入鑊煮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
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令火熾遂報柴足
既出鑊東帶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
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智聞權在
閻王不在君獨清減却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

倒此鬼便放
起才未畢意
吃戲

視牛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煮之。艾子既寤，語于徒曰：「須信口是禍之門也。」

艾子一日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皆匱窶之甚人，相聚而立。因問之曰：「汝何者而集于此？」其人曰：「吾皆齊之貧民，以少業自營，亦終歲不乏。今有至冤，欲訴于丞相，辨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所，當詣士師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師可辨。」艾子曰：「然則何更也？」其人曰：「吾所業乃印雨龍典，指日蠶也。今丞相為政數年，率春及夏旱，僕印賣求雨龍，繆秋至冬多雨潦，即

倒不見趣味

賣指日蠶，吾獲利以足。宰相蜜理陰陽此兩衣食皆前數年取連債

印造及期無不售者，却去年冬係大雪，接春又

陰晦，或雨泥濘，牛馬皮下令人家求晴，吾數家

但習常年先印下求雨龍，唯一人有秋時利，下

指日蠶，遂專其利，豈不為至冤乎？艾子有老刑曰：汝印

者龍，當秋却售也。此乃丞相恐人道變理手段，

年年一般，且要倒過耳。

齊之士子相尚，裹烏紗帽，長其頂，短其簷，直其其契，以其紗相粘，為之虛粘奇帽，設肆相接，其一家自書其門曰：「當鋪每頂只賣八百文，以其

此是嘲人買貨
須好價則討復
要的

廣人日擁買以是多愆期一日艾子方坐其肆
見一士子與其肆主語巧吾先數日約要帽相習人情大抵反失
期五七日尚未得必是為他人皆責九百文爾
獨界於價以欺吾也嗚嗚久之艾子因曰秀才
但勿喧只管將八巧久錢與他須要九百底帽
子

我朝方孝儒當
國政坐其病

齊有二老臣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一日
家相凡國之重事乃關預焉一日齊王下令迂
都有一宝鍾重五千斤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
時齊無人有司計無所出乃白丞相久亦無語

宿儒大老之
見不通如此

徐曰嘻此事世号宿儒不能大老其誤於是令有司曰
一鐘之重五百人可扛人忽均鑿作五百段用
一人五百日扛之有司欣然兼命艾子適見之
乃曰家宰奇畫人固不可及只是船到彼莫却
費銅銘也無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能言陰府間言乃云方
在陰府時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
之多也因問曰何人也魯正御李氏也其貴人
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
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

目今揚篇為

齊夏出師召
救兵遂喪師失
地斬將陳七十
餘萬人改夏
為倒阿鼻也
獄矣

功必枉害人之命汝慢而不從是以齊兵象萬
人皆死又某年某日饑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
遂不發廩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為人相職在亮
理陰陽汝為政乖戾多致水旱歲之民被其害
此皆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
鼻獄乃有牛頭數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犬息
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李氏有旧耶何歎也艾
子曰我非歎李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人曰何
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耶

古者當國人其
罪往々坐此

